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舉人臣李逢泰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

宋　衛湜　撰

雜記下第二十一

嚴陵方氏曰此篇固以所記不一爲雜然有生必有死人道之正也死於外則變矣有樂必有憂人情之常也重有憂則變矣變則不一而雜謂之雜者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爲首自未没父喪而母死分爲下篇之首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

孔氏曰自此至父也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之節此經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為父變除之節未沒喪者為父喪小祥後大祥前未竟之時于時又遭母喪母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故云服

其除服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若母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二祥之祭為吉未葬為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

橫渠張氏曰如有服則服其服雖緦小功之服亦服新而脫舊以徃時暫故也反則如常

嚴陵方氏曰除服謂祥祭之服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

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

孔氏曰此經明諸父兄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節父母服內其諸親除喪亦為服除服除竟反先服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曽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

有君喪服於身不服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不得除已私服其私謂父母已下及諸父昆弟皆不得除也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據此言之是尋常小功緦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為小功緦麻除服也又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服中為殤長中著服而又為之除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潁其練祥皆行

鄭氏曰言今之喪既服頴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没喪者已練祥矣頴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頴

孔氏曰此明前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為前喪練祥既頴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為葛無葛之鄉則用頴也後喪既頴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皆舉行之此經云既頴不云未没喪則知既頴與未没喪者別也既

頍是既虞受服之時故鄭知未沒喪是既練之後也庾氏曰鄭註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當云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依禮父在子為長子三年也後喪既頍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為前喪虞祔山陰陸氏曰凡喪服皆麻練而葛蓋禫而後頍頍吉服也知然者以被頍黼衣錦尚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頍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鄉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既頍在禫之後明

矣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鄭氏曰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耳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猶當為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

孔氏曰禮孫死祔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註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以

此言之則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示有壞意其以先祖入於太祖之廟其祖傳入高祖廟其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入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廟是祥後祫也故註云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耳無言祥者恐未祫故也但祖祔祭之後即得祔新死之孫然王父雖祔未練無廟孫得祔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

嚴陵方氏曰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祔者以昭穆同

故也

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嫌不祔也未練祥嫌未卒哭據周卒哭而祔嫌未卒哭曰未練足矣今曰未祥則亦嫌未祥可以祔也春秋傳曰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鄭氏曰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為位入奠謂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時此謂後日之哭也

孔氏曰有殯謂父母喪未葬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哭於殯宮則嫌是哭殯於別室明所哭者為新喪也明日之朝著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而出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他室之位如昨日聞喪即

位時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鄭氏曰猶亦當為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後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宿則與祭出

門乃鮮祭服皆為差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與祭於公而有私喪之禮
猶是與祭者既與祭於公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
父母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其時止次異宮不
可以吉與凶同處也未視濯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
告君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既宿謂祭前三
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
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出次

異宮

廬陵胡氏曰猶是言自若也

山陰陸氏曰禮大夫死雖當祭猶告春秋傳曰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鄭氏謂宿則與祭出門乃鮮祭服皆為差緌也然則歸而後哭亦以此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宫以待事禮也

鄭氏曰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内喪同宫也

孔氏曰案上文不為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今此齊衰内喪亦謂諸父昆弟姑姊妹也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宫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已之異宫耳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鄭氏曰冕𪊽言弁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臣

見尸而下車敬也尸式以禮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已見曾子問觧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宫則雖臣妾

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

亦然

鄭氏曰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宫則是昆弟異宫也

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

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宫而在異宫者疾病或歸者主

人適子散等栗階為新喪畧威儀

孔氏曰將祭謂將大小祥祭而有兄弟死則殯後乃祭兄弟輕故殯後便可行吉事此謂異宫者耳若同宫雖臣妾之輕畢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喪服傳曰有死於宫中則為之三月不舉祭祥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虞祔則得為之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三月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此二祥祭宜涉級為有兄弟喪少威儀故散

等也散栗也等階也助執祭者亦栗階舉主人至昆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者亦栗階栗階謂升一等而後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註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

清江劉氏曰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當作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為兄弟

山陰陸氏曰散等謂不拾級聚足鄭氏謂散等栗階

誤矣栗階躐等有栗之道故曰栗階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鄭氏曰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

孔氏曰此經明喪祭飲酒之儀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嚌之衆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知此酢非受尸酢者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

比小祥為重尚卒爵今惟嚌之故知受賓酢也神惠重故在喪受尸酢亦卒爵賓禮輕故賓酢但嚌之知喪祭有受賓酢者鄭註曾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故知小祥之祭旅酬前皆為之嚴陵方氏曰盖飲酒之禮以少為敬啐為少於飲嚌為少於啐下言衆賓則知主人之酢為受長賓矣於長賓嚌之則於衆賓啐之於長賓啐之則於衆賓嚌之此重輕之别也而大祥又殺於小祥者以哀少忘

而敬少略故也

山陰陸氏曰自諸侯達諸士蓋蒙上言練祥禫祔之祭升降皆散等升降如此則小祥之酢嚌之啐之大祥啐之飲之皆達亦可知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鄭氏曰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

孔氏曰侍謂相於喪祭禮者喪禮不主飲食故相者

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也此謂練祥祭虞祔不獻賓也

嚴陵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顔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鄭氏曰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為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兄弟

之喪存乎書策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矣不奪人之喪重喪禮也不可奪喪不可以輕之於已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居父母兄弟喪禮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他人居喪之禮謂他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亦不可奪喪謂己之居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齊斬之喪謂父母也父母至親哀容體狀經不能載顔色

稱其情當須毀瘠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

横渠張氏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恣適非所以居喪稍不敬則哀忘之矣或謂三年致哀於君子所惓得無損乎是君子之所惓也居喪以敬為上敬則一於禮也

嚴陵方氏曰敬足以盡禮故為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故為下顔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顔色稱其情戚容蕪乎四體者服之所

被也故戚容稱其服顔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内也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隆殺之别服有齊斬重輕之殊外不稱内之隆殺則為偽矣本不稱末之輕重則為野矣奪喪見曾子問觧

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瘠常浮於敬故哭泣之哀顔色之戚有圖不能畫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鄭氏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

孔氏曰此明居喪得禮之事三日不怠謂親之初喪三日內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未葬前朝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夕哭之屬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悴憂戚

馬氏曰聖人之作春秋於中國則尊之於蠻夷則擯

之者以明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蠻夷者不可以禮義責也然而少連大連之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此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也雖然孟子之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彼舜文王為東西夷之人則二連以東夷之子而合於禮豈足怪哉論語謂

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下惠為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於人一等而已哉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鄭氏曰言言已事也為人説為語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也廬哀敬之處

非有其實則不居

孔氏曰大夫士言而後事行故得言已事不得爲人語說也對而不問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若與賔客疏遠者言則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

嚴陵方氏曰言略而語詳對應而問倡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

坐亦憂之所獨也在堊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間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齊衰即此所謂疏衰以廬為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鄭氏曰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

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輕重雖稍異而哀戚略同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内除

鄭氏曰親喪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日月未竟而哀已殺

孔氏曰親喪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兄弟謂期服及小功緦也内心也

長樂黄氏曰註説内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若日

月未竟而哀先殺則是不能終其喪也內除外除皆

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

不唯外除而內亦除也註說失之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顔色者亦不飲食也

鄭氏曰言小君輕服亦內除也發於顔色謂醲美酒

食使之醉飽

孔氏曰視比也謂比視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

比於已之兄弟若酒食不發見於顔色者則得飲食

之

嚴陵方氏曰服君之母妻比己之兄弟則服君之服比己之親可知此亦所以明外除内除之異也發諸顔色若酒醴之類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顔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鄭氏曰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

行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同

孔氏曰異於人謂殊異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此以弔死問疾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也其餘謂期親以下父在為母雖期年亦從上三年之內也

山陰陸氏曰餘則直道而行之言所謂百行推此而直前則是矣故曰執一術而百善至者孝之謂也

廬陵胡氏曰路隋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

近於目瞿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於心瞿

弔問哀痛之處戚容稱甚

祥主人之除也於歳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鄭氏曰為期為祭期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黄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黄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

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

孔氏曰祥謂祥祭主人除服之節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祥祭之期此時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明旦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於練祭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註云正祭服純吉朝服玄冠今縞冠故曰未純吉祥祭雖吉哀情未忘加著縞冠素紕麻衣鄭引閒傳大祥素縞麻衣是也禫禮玄衣黄裳玄冠大吉當玄衣素裳今用

黃裳故云未大吉也禫祭後著朝服綅冠踰月吉祭

乃玄冠朝服則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

也從祥至吉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吉素縞

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

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山陰陸氏曰嫌於夕爲期嘗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

服故云爾然則祥之日猶服練服及祭易之所謂除

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

祥素縞麻衣是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鄭氏曰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也

孔氏曰既祥謂大祥後有人以喪事來弔者既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須反著此祥服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麻衣之服

山陰陸氏曰此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然後反他喪之服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鄭氏曰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歛之屬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案檀

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謂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此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故絶踊而拜之也反改成踊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反還先位更為踊而始成踊也乃襲謂更成踊訖乃襲初袒之衣也既事既猶畢也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也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絶踊則士固不絶踊也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不更為成踊

山陰陸氏曰已嘗袒矣大夫至而襲故今改襲而袒

於士襲而後拜之故不復改袒然則又成踊何也盖

居喪凡賓客弔客去而歸必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

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鄭氏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

下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與

孔氏曰上大夫平常吉祭用少牢虞依常禮也卒哭

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附廟也二祭皆大並加一等
用大牢也下大夫吉祭用少牢虞祭降一等用特牲
卒哭附依常吉祭禮也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
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虞
與卒哭其牢既别明卒哭與虞不同也
嚴陵方氏曰犆即特也與特牲三俎之特同而與郊
特牲之特異蓋位有上下故禮有隆殺也
山陰陸氏曰禮士虞用特豕今下大夫之虞亦云特

牲則容父為士子為下大夫其祭如此於上大夫言父為大夫於下大夫言父為士相備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鄭氏曰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為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為卜稱名而已

孔氏曰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

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子卜葬父則稱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弟為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鄭氏曰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

孔氏曰闗穿也輠迴也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闗穿
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於是有爵而後杖以其爵位既
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

鬠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鄭氏曰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
以上賓為飯焉則有鬠巾

孔氏曰飯含也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為其親含恐尸
為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鬠穿之令含得

入口也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其親但露面而含耳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為失禮也

山陰陸氏曰禮因時損益故有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若有爵而後杖鑿巾以飯是也禮士含巾不鑿至公羊賈始鑿之以含君子有取焉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鄭氏曰言設冒者為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

后衍字耳

孔氏曰此經記者自問答設冒之事未襲之前始死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之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也襲則設冒至小斂之前則以衣覆於冒上

山陰陸氏曰記冒如此亦以著鬊巾為善后非衍字言孝子如此設冒不得已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

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鄭氏曰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為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或人問曾子遣奠之事大饗賓客

既畢主人歛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賔館已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賔客之疏是孝子所以悲哀也重結前文以語或人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

鄭氏曰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為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

孔氏曰此語接上之辭故鄭云滅脫與語助也豈非為人有喪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平敵

則問卑下則賜

山陰陸氏曰宜承既卒哭遺人可也之下脫爛在是著非為人喪從父昆弟以下雖卒哭猶無所問遺

金華應氏曰非為喪而問也又非為喪加賜也乃為己之親耳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

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鄭氏曰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謂受問受賜者也受酒肉必衰絰正服明不苟於滋味也受而薦之於廟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

孔氏曰此一經論身有喪拜謝之禮以其喪拜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爲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下此義已具檀弓疏三年之喪

受酒肉雖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

嚴陵方氏曰喪拜吉拜皆爲拜辭與問也心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爲主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之者卻之爲不恭故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吾從其至者也然則稽顙而後拜

蓋三年之喪拜也故曰以其喪拜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

鄭氏曰如斬如剡言痛之惻怛有淺深也期之喪至而禫當在練則弔上為父在為母也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

謂父在為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

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

孔氏曰自此至盈坎明弔喪之節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内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謂貴賤同也功衰雖不弔人如有服謂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己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親故也然諸侯絶期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服而往

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

大祥始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在而得出則其

餘喪雖無父亦得出也母既可矣諸父灼然故鄭云

皆可以出

山陰陸氏曰所謂功衰猶言功衰徵加人功雖服功

衰不弔則以創鉅痛深故也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

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

與於禮

鄭氏曰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期之喪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不與於禮謂饋奠也

孔氏曰身有大功之喪既葬往弔他喪弔哭既畢則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練弔亦然期之喪謂姑姊妹無主為之服期未至於葬往弔鄉人之喪亦喪畢則退不待襲斂也此姑姊妹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此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得

待襲斂但不親自執事經直云期喪鄭知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此經期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此期服輕是姑姊妹在他族成婦日久殯在夫族者也執事擯相也緦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亦為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曾子問云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也

藍田吕氏曰功衰事下脫一不字此謂卒哭之受服

相趨也出宫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鄭氏曰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甞會於他相問甞相惠遺也相見甞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為祔

孔氏曰相趨本不相識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宫門而退相揖恩微深故待柩出至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恩轉深故窆竟而退相見恩轉厚故葬竟孝子反哭

至家而退朋友疇昔情重故至主人虞祔乃退然與死者相識亦當有弔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註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鄭氏曰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坎或爲壙

孔氏曰此論助葬及執事反哭之節弔喪者本是來助事非為空隨從主人而已既助主人故使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紼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待主人窆竟反哭從孝子反也四十強壯不得即反故待土滿坎而反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

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

酒食肉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毁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毁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鄭氏曰君子病之病憂也疑死疑猶恐也既葬適人人食之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往則不可黨猶

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截毁而死是不重親也

嚴陵方氏曰禮所以制中饑而忘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以為非禮然送死所以當大事也其黨則食之非其黨則弗食所以為之節食菜果飲水漿皆聖人之中制故天下無難能之病焉

藍田呂氏曰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閒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與此文正合疏食水飲

其飲不加鹽酪故曰飲水漿無鹽酪也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喪大記不能食粥羮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功衰齊斬之末末者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

鄭氏曰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堩道路

孔氏曰從柩為孝子送葬從柩去時反哭謂孝子葬竟還時道路不可無飾得免而行非此二條不得免於道路也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反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后免是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鄭氏曰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

孔氏曰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沐浴是自飾非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也言小功以上則至斬

同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則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註云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附沐浴櫛註云彌自飾大夫以上亦然

嚴陵方氏曰有祭則不可以不齊戒齊戒則不可以不沐浴

疏哀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鄭氏曰言重喪不行求見人耳人來求見已亦可以

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

孔氏曰此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小功輕可請見於人大功不可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見人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贄之事也

嚴陵方氏曰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者以人請見在彼請見人在此故也亦與對而不問同義執摯則請見人之禮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

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鄭氏曰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為政者教令謂給繇役

孔氏曰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與此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鄭氏曰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

廬陵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重始死時也彼在襲歛當哭踊有節故異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鄭氏曰自卒哭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天子諸侯諱羣祖母之所為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為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為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為

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戚死亡諱辟名之事卒哭前猶以生禮事之卒哭後去生漸遠故諱其名王父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已為曽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為之諱子亦同父諱之兄弟謂父之兄弟於已為伯叔正服期父亦為之期是子與父同有諱也世父叔父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已是從祖正服小功姑謂父之姑於已為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二

者皆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已從父而諱也姊妹謂父姊妹於已為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已與父同為之諱此等是子與父同諱也鄭註子不敢不從諱據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已不合諱者言之父之兄弟及姊妹已為合諱不假從父而諱也鄭註是謂士也士謂父身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妻之所為其親諱但不得在側言

之於宫中逺處得言之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已從祖

昆弟同名則為之諱不但宫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

之也鄭註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者父為

王父諱於子則為曾祖父之伯叔及姑則是子曾祖

之親故云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共同曾祖

之親故註云在其中從祖昆弟於父言之是父之同

堂兄弟子也父服小功不為之諱已又不得從父而

諱若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累則諱之故註云

於父輕不為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鄭註

為從祖昆弟諱而生文也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葬於次入哭踊三者三

乃出

鄭氏曰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

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

冠次廬也雖或為唯

孔氏曰自此以下明遭喪冠取之節將冠值喪當成

服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因喪服而冠故云可也冠於次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冠後入於喪所哭而跳踊每哭一節三踊如此者三凡九踊乃出就次所曾子問云將冠子未及期日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言未及期日知冠月則可冠也次廬也㩀重服而言

廬陵胡氏曰夏小正冠用二月若正月遭喪則二月

不得因喪而冠必待冠除受服之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

宋 衛湜 撰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鄭氏曰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

小功齊衰之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

孔氏曰大功謂已有大功之喪末謂卒哭之後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大功之末乃可得為也經文大功據已身不云父小功據其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故鄭註同之謂父及已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

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從祖兄弟父子俱爲小功其服同也若父齊衰子大功則不可若父大功子小功可以冠嫁未可取婦必父子俱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小功已緦麻灼然合取可知下殤小功謂本齊衰重服降在小功不可冠嫁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其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理不可冠嫁矣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

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則因喪服而冠之鄭因前經三年之喪可冠於此復明輕喪亦可冠也

范氏曰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爲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　又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内自無吉事故曰縗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

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縗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婚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言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横渠張氏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

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父大功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已自冠取妻也

山陰陸氏曰入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父祖母從祖祖姑是也大功

之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有小功未卒哭亦不可

凡弁絰其衰侈袂

鄭氏曰侈猶大也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孔氏曰弔服首著弁絰身著錫衰緦衰疑衰此三衰大作其袂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元端素端註云變素服言素端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

鄭氏曰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將至來也辟

琴瑟亦所以助哀

孔氏曰父有服在宮中不與於樂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於樂矣崔氏曰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不當與於樂

長樂黄氏曰註云宮中子與父同宮者禮由命士已上父子異宮正義從而觧云若異宮則得與樂上文言諱雖子之服盡尚從父諱其父之所諱豈命士而

上父有喪服者子可與樂哉今詳之父有服宮中者

譬諸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吉之時其子或輕而

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喪服哀泣未終不

可與於樂也亦如從父諱於先祖之禮也次云母有

服妻有服亦謂方在服制之中亦隨其降殺其宮中

者謂持服不出之際則其義明焉非謂同宮室居命

士而上父有喪服可觀聽音樂者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自士上達父有服有作樂者宮

中雖不聞子不敢與也母有服聲聞焉不敢舉樂妻有服於其側不舉爾所謂不與於樂非直不舉也

長樂陳氏曰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況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弃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鄭氏曰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也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姑姊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為主之事或曰主之者或人之說云妻黨主之而祔

祭之時夫之黨主之非也案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為里里置一宰下士也諸侯之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為主死者雖至親不得為主里尹主之亦此義

新安朱氏曰古法既廢鄉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山陰陸氏曰言妻之黨雖親弗主苟夫無族矣雖視朋友至於祔而止可也喪服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

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鄭氏曰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絰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衣采者不麻謂弁絰者必服弔服是也采元纁之衣

孔氏曰尋常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註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饗執玉得服衰絰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

行聘饗大事則吉服也弁絰之麻不得加於元衣纁裳之采

山陰陸氏曰據此若弁絰雖服皮弁而絰非常服之弁歟弁師王之皮弁服會五采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鄭氏曰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童子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

孔氏曰即位自因者孝子於殯宫朝夕奠之時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案皇氏曰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問喪之免而云杖舉重言也

山陰陸氏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此一節宜承如始即位之禮脫爛在是言若國禁哭則之他室不哭其入奠與即位猶自因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知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氏曰由用也言知此踊絶地不絶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山陰陸氏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絶不絶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允於禮知由於内矣故曰知知此者由文矣

哉若夫徒文具而無至誠惻怛之實失是矣

廬陵胡氏曰踊絶地不絶地義有輕重豈由禮文而已哉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

鄭氏曰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

相相主人之禮

孔氏曰相主人之禮法相也由左孟子云魯穆公時

子柳子思為臣子柳即此泄柳也

山陰陸氏曰由右相雖非古在可以然之域凡經言自某始記失禮所由始也即言為之君子有取焉據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

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鄭氏曰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

孔氏曰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禮戴說天子飯以

珠含以玉諸侯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為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

山陰陸氏曰士喪禮貝三實于笄此士三之證也案珠玉曰含玉貝亦曰含則散言之飯含通也鄭氏謂蓋夏時禮周禮天子飯含用玉誤矣典瑞言王職也

貝非所言大戴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則珠有以玉為之者矣玉府所謂珠玉是也諸侯言飯不言含則蒙上含以玉可知然則飯以珠不必言矣其言之則以天子珠兼以玉諸侯以珠而已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玉諸侯言璧璧器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時子叔聲伯陳子行臣飯含僭君

疑哀周時禮鄭謂此等夏殷禮無所依據又檀弓飯

用米貝鄭不疑於夏殷獨疑此何也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鄭氏曰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孔氏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

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葬罷即卒

哭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

同然

山陰陸氏曰士踰月而葬容外姻至大夫三月而葬容同位至諸侯五月而葬容同盟至天子七月而葬容同軌至左傳云同軌畢至著同盟以下雖至有不畢也若其卒哭遲速不同則以其德服喪有隆殺也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鄭氏曰言五者相次同時

孔氏曰諸侯使人弔隣國先行弔禮宣君命人以飲

食為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即須車

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行私禮故臨在後事雖

多同一日畢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

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孔氏曰案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算謂有

師保恩舊之親或三問謂君自行無算謂遣使也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鄭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戸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綍

孔氏曰此經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之差

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既夕禮云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是也銜枚止喧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工人也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指揮為進止之節也周禮喪祝御柩謂王禮也案周禮注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經云執紼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正取一黨之人數耳邑有三百戶之制謂小國中下大夫也

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戸故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註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為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

嚴陵方氏曰載柩有車車有副焉而載柩者為正大夫殺禮於諸侯故以茅取其色白宜於凶禮且以表哀素之心焉楚軍前茅亦以兵凶器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

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鄭氏曰難為上也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為蟲獸

也冠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

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為山梲侏

儒柱畫之為藻文難為下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

豆徑尺言并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奢儉失禮之事祭義云天子冕而

朱紘山節而藻梲天子之廟飾論語云邦君樹塞門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為之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尚為此僭上之事是難乎為上者言他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之也旅樹山節已具禮器及特牲䟽依禮豚在於俎以豆形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平仲賢大夫猶尚偪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被平仲而偪也

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

謂賢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不能善一祭此敬仲君子以為濫平仲君子以為隘也故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勲勞而荀子第其優劣言其德禮則曽西所不為而孟子所不與也以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旣備豈有失哉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

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鄭氏曰踰封越竟也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其歸也以諸侯弔禮其待之若待諸侯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不自同於賓客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其他謂哭踊髽麻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遠別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諸侯夫人奔父母喪節如若也若父母三年之喪則雖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非三年喪則不歸女子出適為父母期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案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以女子不同於女賓之疏也主國之君在阼階待之不降階而迎言其他如奔喪禮嫌夫人位尊與卿大夫妻奔喪禮異故明之

嚴陵方氏曰男不入女不出則婦人其可以踰封乎

唯弔三年之喪然後踰封而弔哀有所重故也檀弓言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者所以優老也此之所言特以防微而已闈門宮中旁出之門也撫謂撫存之也與不通問同義

李氏曰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故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春秋書曰鄭伯姬來歸傳曰大歸也大歸而猶曰鄭夫人之也故曰若待諸侯然非三年之喪則雖衛之亡而許穆夫人不得

歸啗者大夫守之以義故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鄭氏曰恥民不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

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己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在位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人須多識若未聞知患不得聞也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是地有餘而民不足役民衆寡彼已均等他人功績倍多於己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恥之

嚴陵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雖

然聞之矣而不能學則與無聞同學之矣而不能行則與不學同故君子每以是爲患焉昔舜居深山聞一善言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其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其次也若冉求對孔子以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豈知所謂聞而能學乎齊王欲孟子姑舍爾所學而從我豈知所謂學而能行乎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耳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恥也其謂是歟言之者衆而行之者寡言之為易而行之為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耳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其謂是歟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歟政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矣故地有餘而民不足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

也其謂是歟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逺事不逺則有廢功故衆寡均而倍焉孟子曰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謂是歟所謂衆寡均而倍者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雖然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為異三患之所言者道

故曰患五恥之所言者事故曰恥此所以言三患於前而後言五恥唯其知所患故能終至於無患唯其知所恥故能終至於無恥

廬陵胡氏曰楚許伯樂伯攝叔致師能行其所聞而復者能力行也故聞也學也患弗得不患弗能唯行也患弗能也能猶力也衆寡均而倍焉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鄭氏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

少牢若特豕特豚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凶荒君自貶損也校人馬有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此五路所乗駑馬負重載遠所乗凶年人君自貶乗駑馬也天子諸侯常祭太牢凶荒則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為下牲

嚴陵方氏曰馬不良謂之駑牲非純全謂之下

山陰陸氏曰下牲盖猶用其本牲之下者也故祭凶年不儉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嚴陵方氏曰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

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是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鄭氏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

樂恠之也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絶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孔氏曰此一節明蜡月鄉飲酒之樂蜡謂王者於亥月報萬物休老息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子貢往觀之民勤稼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久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張而不弛則絶其弓

力喻民久勞不息亦損民力弛而不張則失弓往来之體喻民久休息則志驕逸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

藍田吕氏曰蜡索祭也歲十二月歲將終矣百物成矣凡物之神苟有功於人無不舉而祭之故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也謂之八蜡祭之道至于蜡則報之禮備矣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

神以脩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于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一方不成則蜡不行於其方謹愛民財而不可費也順成之方蜡祭乃行必使不成之方移民而就粟也

嚴陵方氏曰蜡者既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言一日之澤方其勞之之初猶弓之張而有為也及其息之之後猶弓之弛而非作也張之以武

所以告始弛之以文所以成終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亦是意也

馬氏曰王者奉天牧民以施政春夏使之耕作秋冬使之收成欲其富也能勿勞乎致其勞也能勿息乎既蜡而收民息已則飲之酒使其相樂是也子貢觀蜡但見其狂是上不知觀天道下不能酌民情故孔子告之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又言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張文武不為蓋推蜡之澤以治民推

民之意以承天則不為久張以著其仁不為久弛以著其義自非聖人安能明此

山陰陸氏曰弛而不張聖人有所不為張而不弛聖人有所不能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鄭氏曰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

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孔氏曰此一節明魯郊禘之事獻子仲孫蔑謚也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靈威仰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其月日至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郊所出之帝此言是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

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此言非也魯之祭祀猶用夏法禘於孟月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為六月獻子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獻子為之記其失所由也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云以僖公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禮不合譏為致夫人故書之獻子既七月而禘春秋不書於經以示譏者魯時暫行之又此不云

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冬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夏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僖公蓋嘗用此秋七月禘於太廟是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鄭氏曰亦記魯失禮所由也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吳太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

命之

孔氏曰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或是王后無畿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此文是也若畿内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王藻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是也

外宗為君夫人猶内宗也

鄭氏曰皆謂嫁於國中者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

母皆是也内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為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為國君

孔氏曰君内宗為君悉服斬衰為夫人齊衰則君外宗之女為君及夫人與内宗同故云猶内宗也案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以其親服服至尊也鄭知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為君夫人是國人所稱號故也國外當云諸侯古者大夫不外取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内大夫為妻是

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在國中非正也諸侯不内取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取舅及從母元在他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於已國卿大夫為妻以卿大夫不外取也内宗外宗嫁在他國皆為本國諸侯服斬或云在他國則不得也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為君別也故鄭註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惟據君之宗

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

之道也

鄭氏曰言拜之者為其来弔已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孔氏曰廐焚孔子馬廐為火焚孔子拜鄉人来慰問者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廐焚雖不問馬然猶為為火来者拜也

録之以著聖人言動之間無所不為法

孔子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

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鄭氏曰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達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孔子論說管仲之事管仲於盜中簡取二人薦上以爲桓公之臣謂此盜人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故

為盜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依禮仕於大夫升為公臣不合為大夫著服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著服自此升為公臣者皆服官於大夫之服記失禮所由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

山陰陸氏曰言其所以放辟為盜以其所遊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為其所為主服與達大夫之諸侯不同蓋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所為主者有服矣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鄭氏曰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稱字謂諸臣之名也

孔氏曰此明辟君之諱過謂過誤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鄭氏曰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孔氏曰此經明卿大夫辟內難之事引春秋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文案彼云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故請至于陳葬原仲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遂慶父酖叔牙也此註力不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宣二年晉史董狐書趙盾以弒君是也

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揜義內亂不與者所以重

恩也門外之治義斷恩外患不辟者所以重義也

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繅三采六等

鄭氏曰贄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繅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

孔氏曰此明五等諸侯所執圭玉之制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五等之禮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贄明大

行人之事記者引之剡殺也圭與璧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五等諸侯圭璧雖異而俱以玉為之故云玉也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謂三色每色為二行是三采六等案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則四等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此謂卿大夫

二采共一就也天子五采五就則十等也此經則公
侯伯子男總云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謂圭也
總包子男失之矣
山陰陸氏曰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
問諸侯朱緑繅八寸葢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
他國者也繅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曰瑑圭璋八
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子男執璧以朝以圭聘頫今此
言圭則子男聘頫之玉也鄭氏謂子男執璧作此賛

若失之矣誤也正言玉也則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主公言之其餘以是為差上公用龍四玉一石雖曰玉可也故曰藻三采六等據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

長樂陳氏曰玉之藉以繅而繅之長胝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内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

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繅或作藻冕繅織絲為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為之亡據也　禮書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鄭氏曰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

嚴陵方氏曰文公之下執事也自此而下宜更有辭容簡脫之耳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

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東南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内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鄭氏曰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

曰請命以釁其廟君諾之乃行宰夫攝主故居上拭靜也自由也其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刏衈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告事畢告宰夫也君朝服者不至廟也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

孔氏曰此一節論釁廟及考路寢之事宗廟初成則

殺羊取血以釁之其禮謂釁廟之禮爵弁士服也純衣謂絲衣則元衣纁裳也雍人是厨宰之官拭静其羊於廟門外祭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内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此皆大戴禮文初受命寢門内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元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

其祝宗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也雍人抗舉其羊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當屋棟上之中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前也門廟門夾室東西廂不用羊各一雞凡三雞故云皆用雞如上用羊升屋割之也未刲羊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衈皆於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門與夾室亦當門屋下及室上之中釁既畢反報君命於路寢考之謂

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意也器之作
名者成則殺豭豚血塗之細者成則不釁鄭註周禮
云毛牲曰刉羽牲曰衈此經有羊有雞無刉文總以
衈包之周禮對文耳案皇氏曰舉羊謂掛羊於屋自
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
中
長樂陳氏曰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
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

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然則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駹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彦曰或羊或犬俱得為釁是也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筴人釁㲃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户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為牲而牛

馬不預爵弁而不見牲騩而不純則釁之為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弃也

嚴陵方氏曰考即宣王考室之考且考有燕必用酒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釁有祭祭止用血血者陰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陰之至者釁之亦各從其類也衈者割其耳而薦其毛也凡器莫不有名先儒言名器謂尊彝之屬者以

其名之尤著故也若名山謂之名亦以是而已

横渠張氏曰釁名器以豭豚而齊宣王釁鐘以牛戰

國時無復常制不然又何以欲以羊易之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鄭氏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弃妻致命其家乃義絶不用此為始也前辭不教謂納采時此辭賔在門外擯者傳焉賔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器皿其本所賫物也律弃妻畀所齎

孔氏曰自此至稱之一節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夫人有罪諸侯出之令歸本國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之罪故使者將命云寡君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告在

下之執事須待也俟亦待也敬須待君命也使人得主人荅命使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賫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主國亦使有司領受之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

亦皆稱之

鄭氏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稱舅稱兄言棄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棄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

孔氏曰稱舅謂妻被出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使來告也稱兄謂夫兄之名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弔故曽子問云母喪稱母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来告則上文

是也夫之父兄遣人致命之辭未聞

嚴陵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鄭氏曰言貴其以禮待已而為之飽也時人倨慢若

李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孔氏曰此一節明少施氏以禮食孔子吾祭謂孔子祭也作起也飧謂強飯以荅主人之意

橫渠張氏曰後世不安於禮相見唯務簡便至如賔主相與爲禮安然不動復何相勸相敬之意但以酒食相與醉飽而已古人非不知此簡便必自進籩豆几席酌酒而拜所以致其敬也末世雖宗廟之饗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然所謂如食宜飫如酌孔取但取飲食醉飽而已殊非養老之意老馬反爲駒不

顧其後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不食肉而飱孔子雖欲行禮施於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若辭食而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爲不知禮亦難行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呼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而與之乞人則不屑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苟非食之以禮又安得爲之飽乎觀其賔祭與飱主人皆作而辭則其有禮也可知矣飱者食後而更飱傷謂傷廉也

山陰陸氏曰詩所謂既飽以德者此歟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巳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鄭氏曰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个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巳見

不復特見也諸父旁尊各就其寢亦為見時不来也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

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髮首猶

若女有鬠紒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昏禮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

分別之事婦来明日而見舅姑之時兄弟姑姊妹皆

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為上近堂為尊也

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夫之兄弟姑姊妹前度以

因是即為相見不復更别詣其室見之故云是已見也諸父謂夫之伯叔婦於明日各往其寢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賔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女賔以醴禮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賔不備儀也既笄後尋常燕居則去其笄而髮首謂分髮為鬌紒也既未許嫁猶為少者處之

嚴陵方氏曰納幣即昏禮所謂納徵以物言故曰幣

以義言故曰徵周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為之節正謂是矣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純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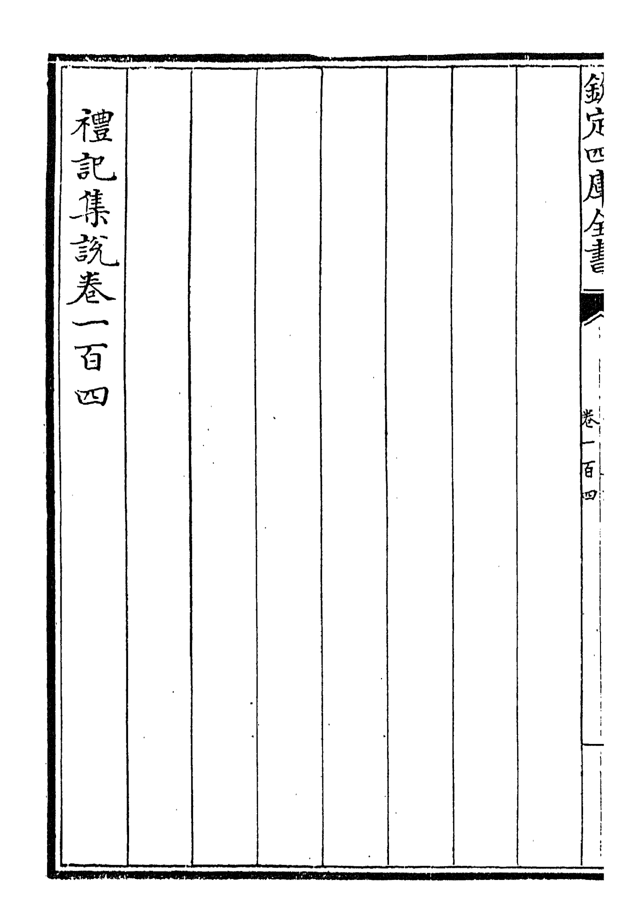
鄭氏曰會謂領工縫也領之所用葢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

若今時縧也
孔氏曰韠韍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下緫會之處故謂之為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謂會縫之下䌰以兩邊紕以爵韋闕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䌰之兩邊不至韠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

紃條也五采之條施之諸縫之中也會之所用緐文純紕既用爵韋故鄭知與紕同也純之上畔去韠之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韠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鄭云與會去上同也

長樂陳氏曰韠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然

韠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為領而會為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韠猶尊上元酒俎上生魚也古者喪服用韠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禮書



禮記集說卷一百四